

裁军谈判会议

CD/PV.814

11 February 1999

CHINESE

第八一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9年2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时15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格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814 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我愿代表裁谈会并代表我本人欢迎白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谢尔盖·马尔蒂诺夫大使阁下发言，今天上午他第一位发言。今天报名发言的还有中国和意大利代表。我请白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谢尔盖·马尔蒂诺夫大使阁下发言。

马尔蒂诺夫先生（白俄罗斯）：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以娴熟的能力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并祝你在履行你的任务期间取得新的成就。我国代表团向你保证，我们将一如既往给予最充分的合作。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乌克兰的迈米斯科尔大使和联合国的苏塔大使做出有力而有效的努力。我借此机会热烈欢迎裁谈会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及其副手本斯迈尔先生，他们向裁谈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支持。

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特别重视加强欧洲和国际安全问题，其基本内容是区域和全球裁军措施。在这方面，裁谈会作为独一无二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作用绝对至关重要。白俄罗斯非常珍视裁谈会在过去数年中取得的巨大进展。我确信，我们仍可期望这一论坛开展同样有效的工作并采取同样负责的态度。以前取得的经验能够成功地用作实现新目标的有力工具。

今天，在新一届会议开始之际，我将介绍我国政府对当今裁军和安全问题的立场。众所周知，白俄罗斯饱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最大的技术引起的灾难的灾害性后果之害。此后，我国对所有核问题，包括核裁军问题，抱极其敏感和负责的态度。然而，从不偏不倚角度分析，我们看到，在当今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实现销毁所有核武库的循序渐进法是唯一奏效的办法。我们确信，只有避免采取急于要求过高的做法，才能最终实现共同的预定目标。我们认为，在这一方面上，接下来的两个步骤可能是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及编纂保证不对非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力的国际法。以下是政府对这两个问题的审议情况的摘要。

“禁产”公约的范围不应只限于未来的生产方面，应严格考虑现有裂变材料的储存。该条约必须规定有效的核查机制，以便确实保证缔约国未将裂变材料变成武器。我们认为，原子能机构可成为用于“禁产”核查目的最合适的实体。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份公正而周全的普遍且非歧视性的文件，以满足各个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

白俄罗斯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了《不扩散条约》，并充分履行第一阶段裁武条约规定的所有义务。据此，白俄罗斯已经清除了其领土上的核武器。我们认为，白俄罗斯

放弃现有的核武力后，只有靠作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包括核武力在内的任何武力，这一不可改变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才能维护民族利益，保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完整。

我们赞同大多数代表团的观点：必须重设有效国际安排问题特设委员会，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包括下列重要内容：消极保证是加强核不扩散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谈判的结果，我们必须有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未来的协定决不能有任何先决条件；只要可行，应由双边义务来加强协定的核心；必须继续建立无核武器区；必须向明确、无条件地承诺不使用、不获得及不部署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

我们认为，不同国家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应在区域和全球一级得到加强。近年来，在世界一些区域内自由达成的协定的基础上建立并巩固无核武器区，从而使区域层面得到加强。

我们认识到，尽管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53/77H 号决议“区域裁军”是在这方面做出的非常积极的贡献，但没有区域内各个国家和所有核大国的全力支持，我们不能保证中欧和东欧的无核武器地位。白俄罗斯政府借此机会感谢所有予以合作和支持该决议的国家，并申明我国愿意与认为不能接受该决议的国家进一步认真磋商，包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认真磋商。我们预料，在这一复杂问题上取得的进一步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几年里欧洲安全结构发展的情况。因此，在保护其他国家利益的激励下，白俄罗斯将努力为所有有关国家为建立安全、不分裂和稳定的欧洲的共同努力做出最大的贡献。

白俄罗斯共和国非常积极地对待裁谈会内部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继续磋商和交换意见。在新世纪的前夕，高技术和空间探索方案为在空间部署武器带来了非常实际的可能性。空间研究的总体方向应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论各国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的差异。有必要在继续并加强空间方面的和平合作的同时使其不发生军事化的变化。

常规武器问题是我国政府的另一个裁军优先问题。去年，国际社会对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我愿借此机会通知你们，白俄罗斯批准了“不人道武器”公约第二议定书，并通过总统令宣布暂停转让任何种类的地雷。然而，按照该议定书修改的销毁这些地雷的重要工作因缺乏财力和合适的技术而放慢了。白俄罗斯支持逐渐、逐步禁止地雷。我国准备好积极参加在裁谈会框架内关于地雷转让的谈判。

本世纪里所有局部冲突和全球冲突都使用了常规武器。我们绝对确信有必要在此论坛上制订常规武器方面新的透明度措施。常规武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是建立信任和建立

安全的关键因素。缺少这一因素，安全领域里的所有全球和区域“亲善”都不会充分有效。

随着就改编《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和编写《维也纳文件》达成协议，1999年可能成为历史性的一年。白俄罗斯安全赞同一些代表团在维也纳谈判中表示的观点：需要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之前最后拟定对于欧洲安全至关重要的这些文件。同时，我们认为，应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之前，就改编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重要规定达成协议。

我们的理解是，当前维也纳谈判的结果必须是增强所有参与国的安全，无论它们属于哪个军事和政治集团。事实证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是所有欧洲人安全的支柱。然而，变化的地缘政治局势仍在不断变化，要求为旧的崇高目标赋予新内容。特别是，在新文件里再也不要出现由于政治变化而出现的军事设备和潜力的一些不平衡现象。此外，如果条约执行方面的支出与所涉国家的经济潜力相适应，我国能够接受改编的条约。最近几年里，尽管白俄罗斯遇到经济困难，但仍履行了销毁受《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限制的所有设备中约10%这一义务。我国要求提供国际财政援助的呼吁受到忽视。为此，任何国际义务的经济方面都是我国政府的最重视的问题。

我还想简单谈谈裁谈会的改革问题，这看来对于这一受到尊重的论坛的效力和运作能力及其迎接新挑战的能力非常重要。

我们认为，裁谈会将因稳妥吸收热切为世界裁军进程作贡献的新成员而得到的加强。在这方面，白俄罗斯对厄瓜多尔、爱尔兰、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和突尼斯希望加入裁谈会给予全力支持，并吁请其他成员国迅速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认为，裁谈会1998年届会表明，有必要进一步改进一些工作方法。我们仍对裁谈会的作用充满信心。人们可以说，裁谈会正经历中年危机。白俄罗斯相信，裁谈会将靠重新焕发活力和既有的智慧走出危机。我们认为，去年智利的伊利亚纳斯大使在这方面做了一件好事。本届会议上应继续开展此项工作。有关裁谈会的议程，我们认为，将来可以更实际的方式给予重新审议。

主席先生，总之，请允许我向你和裁谈会成员国保证，白俄罗斯代表团乐意对所有议程项目勤奋工作。我祝愿你取得成功，在该讨论的工作计划的基础上取得实际成果，我们大家都希望近期将通过该工作计划。

主席：感谢白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的亲切话语。现在我请中国代表李长和大使发言。

李先生（中国）中国代表团祝贺你就任裁谈会今年首任主席，并赞赏你为今年裁谈会能尽早开展实质性工作所做的努力。同时，我也愿对你的前任、联合王国大使苏塔对裁谈会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我还想借此机会，热烈欢迎新到任的哥伦比亚、阿根廷、斯洛伐克、瑞典、以色列、印度尼西亚的大使们。

今天我想谈谈中国代表团对裁谈会工作计划问题的一些看法。裁谈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备受国际社会的瞩目。1998年，经过各方的不懈努力，裁谈会摆脱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就各项议题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工作，并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希望在去年基础上，各方能进一步显示灵活，以尽早制定出裁谈会今年工作计划，并开展实质性工作。裁谈会在制定工作计划时，理应考虑国际形势、特别是裁军领域形势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同时，应尽可能反映和兼顾各方的要求和关切。

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是裁谈会的首要议题，也是国际社会最为重视的问题。中国充分理解并赞同关于裁谈会应设立适当工作机制、包括成立核裁军特委会处理核裁军问题的主张。现阶段各方在核裁军工作机制问题上尚存分歧。中国代表团支持各方在充分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努力找到能一致接受的解决方法，建立有关工作机制，就核裁军问题开展工作。

中国认为，谈判缔结禁产公约有利于防止核扩散、促进核裁军。去年联大协商一致通过了有关禁产公约的决议。中国代表团支持裁谈会在香农报告所载职权基础上，重建特委会，以按联大第48/75L号决议的要求，谈判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裂变材料、非歧视性的、多边和可有效国际核查的公约。

中国一贯认为，广大无核武器国家要求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完全合理和正当的。冷战后的新形势为解决无核安保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可能。核武器国家应当在无核安保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而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进一步扩展核威慑战略。中国代表团支持裁谈会重设无核安保特委会，在去年特委会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实质性工作，以谈判缔结一项国际法律文书。

第五十三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第53/76号决议，再次要求裁谈会重新设立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特委会，并确认谈判缔结一项或多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协定仍是特委会的优先任务。该项决议得到165个国家的赞成，没有国家反对，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我去年在裁谈会就“外空”问题作专题发言时

就曾列举了一系列令人关切的事态发展，说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现实和紧迫的问题。近来，又出现了令人严重关切的新情况，我指的是，最近宣布的关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以及为此要求修改、甚至可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意向。

在冷战结束已十年、国际关系应趋于缓和的形势下，上述决定有违时代潮流，不利于国际军控与裁军努力，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将对下个世纪的全球和地区战略平衡产生广泛和深远的的消极影响。众所周知，上述导弹防御系统有的完全部署于外空或以外空目标为打击对象，有的则以外空为基地，为地面武器系统提供目标信息和制导，其结果将使外空变成新的武器基地和战场。更应指出的是，如有关国家执意修改甚至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放手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必将打破全球战略平衡，对核裁军进程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有鉴于此，这一事态发展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也使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更为紧迫。裁谈会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责无旁贷，理应及时承担起处理这一重大问题的任务。我们再次呼吁尽快设立特委会，以谈判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法律文书。去年，外空议题特别协调员、斯里兰卡大使帕里哈卡拉向裁谈会报告其工作进展时曾指出，裁谈会成员国对重设外空特委会原则上的无异议，只是有关特委会成立的时间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磋商。我们希望裁谈会所有成员国都能真正体现必要的政治意愿和灵活，使裁谈会尽快重建特委会，以就有效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开展谈判。

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地雷问题引发的人道主义关切，赞同对地雷、特别是杀伤人员地雷进行适当、合理和可行的限制。为此，中国政府已于1998年11月4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订的第二修正议定书的批准书。中国政府亦十分重视扫雷问题，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扫雷努力，包括向国际扫雷基金提供捐赠，在扫雷培训、技术和设备方面向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援助。中国赞同裁谈会重新任命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在去年基础上开展工作。

目前各方已接近就扩大裁谈会成员达成一致。中国代表团希望这一问题经努力能得以圆满解决。中国代表团赞同裁谈会重新任命特别协调员，继续探讨扩大成员、提高裁谈会工作效率和改进裁谈会议程问题。

主席：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及其对主席的亲切话语。现在我请意大利代表巴尔博尼·阿夸大使发言。

巴尔博尼·阿夸先生（意大利）（译自法文）：先生，在你主持下我首次发言，我愿代表我个人并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就任主席。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由你主持这次大会，因为贵国的国际声望以及你的公认能力是领导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我愿借此机会欢迎刚刚到任的同事，特别是哥伦比亚、阿根廷、斯洛伐克、瑞典、以色列和印度尼西亚大使，并向他们表示最美好的祝愿，希望他们在日内瓦任职期间取得成功。

大约一个月以前，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帕特里齐亚·托伊瓦女士在裁谈会上发言，她迫切要求立即重设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特设委员会。届时，她强调核裁军进程深化和不可逆转是意大利历来追求的目标，目的是实现销毁这些武器的最终目标：“意大利将保持警觉并且定会特别是在本论坛上赞同具体而切实可行的倡议，加速执行 1995 年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关于“原则和目标”的文件中载明的裁军和核不扩散行动计划”。

为此，我国代表团认为与德国、比利时、挪威和荷兰代表团一起提交关于核裁军的提案是适当的，该提案已登记为裁谈会正式文件，编号为 CD1565。我们赞同比利时代表为介绍我们的倡议所做的发言中的意见和评论。我们认为，现在在裁谈会内设立论坛以就核问题定期正式交换信息和意见的时机已到。在表示这一愿望时，我想强调，我们认为旨在将裁军谈判会议转为进行裁减核武器的多边谈判的提案是没有积极作用的。我们知道横亘在前面的困难，但我们认为，裁谈会能够向达成普遍感兴趣的协定方向快速发展，并为进行中的双边核裁军进程注入新的推力，从而使该进程能够深化并且不可逆转。

主席：感谢意大利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亲切的话语。现在结束今天的报名发言。其他代表团是否想发言？我看没有。这样的话，我想以主席的身份讲几句话。

我想我的发言可能是我作为裁谈会主席的最后发言。作为今年裁谈会的首任主席，开始 1999 年届会工作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感谢我的前任苏塔大使的合作，自 12 月初以来，此项任务花去了我的全部时间。众所周知，除举行九次主席磋商之外，我还与裁谈会所有代表团都曾经会晤，至少会晤过一次，许多代表团不止一次。对于在过去几周里所有代表团与我会晤并努力帮助使裁谈会发展到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我表示感谢。

不幸的是，迄今毫无结果。我开始担任主席时大家给我提出一项非常基本且简单的

建议——从去年 9 月我们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实际上与我会晤的每个人都认为，这一主张最有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我始终坚持这一主张，并为此目的提出了一份正式提案（CD/1566）。我还决定按照我的前任的建议，在不损害本会议就其 1999 年届会期间工作最终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且在其通过之前，与我的前任和继任主席合作，以就核裁军问题继续非正式地工作。我还加速了与各代表团举行双边会议的速度，以便及时地开始我们的工作。

现在我必须向你们报告，这些努力无一获得成功。我举行的核裁军方面的几次非正式主席磋商未使这一问题取得任何进展。我所举行的许多双边会议尽管在私下令人鼓舞，但没有产生公开结果。裁谈会迄今甚至还不能就吸收五名新成员达成协议。因此我只希望我的继任者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大使在一开始工作时就有较大的可能取得成功，我还希望我至少为他主席的自身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无需提醒裁谈会成员国，我们在此做什么或没做什么都对裁谈会的可信性和地位产生影响，也必将对其未来产生影响。裁谈会浪费了两年多的时间，说得多而谈判得少。

关于是否通过工作计划以使今年的届会能够在 1998 年中断的地方开始争论，至今已花去一个月的时间。要就 1998 年的工作计划达成协议正需要付出很大努力。但是，如果大家通融些，我们能够达成这种协议。

重谈以前谈过的话题，使之建立联系并用程序手段使没有共识的实质性问题取得缓慢进展，这是不能取得任何成果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的工作是就已有共识的多边军备控制问题进行认真、快速的谈判。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问题符合这些标准，而且几年前便符合这些标准。这就是有关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这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可并在联合国大会第 53/77 号决议中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因此，我希望谈几点临别意见。

我们在这里不只是谈谈而已。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解决超出裁谈会职权范围的区域争端。我们在这里不是非难促使成员国采取本国立场的动机。各国不会轻易地通过这些问题的政策。我们应该接受这一点，不必对其他国家政府的动机进行奚落、歪曲条约义务观点并进行冷嘲热讽。语出伤人于事无补。我们必须做的倒是，谈判多边军备控制协定。这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留在这里的原因。

如果裁谈会不能接受这一基本责任，我们的公众和政府将得出适当的结论。判断裁谈会是否继续有益不是取决于我们说了什么或我们怎么说的，而是取决于我们大家是否有正确的判断力，就业已成熟可采取行动并可随时解决的多边军备控制问题进行认真

谈判。现在是开始认真工作的时候。古罗马人早就明白这一点。说不如做。这应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最后，我代表美国代表团和裁谈会所有成员国和观察员，对裁谈会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副秘书长本斯迈尔先生和秘书处所有其他成员孜孜不倦地提供尽责而有效的支持和意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向你们保证，这种支持和意见最有用且深受赞赏。同样，我对口译人员所做的宝贵的专业工作表示感谢。最后，我本人想对所有代表团对主席给予的理解和合作表示感谢。我还要向从未在会议厅露面的裁谈会的幕后英雄表示感谢，特别是我的私人秘书和所有秘书，他们花费无数的时间努力安排和准备会议使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我想，就工作而言，他们才是最辛苦的人——而不是参加会议的人。所以我要对他们表示特别感谢。

现在我只想说，我祝愿 2 月 15 日将继任主席的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格斯·塞德尼奥大使的努力获得成功，并向他保证美国代表团将给予通力合作。

我看到南非要求发言。

马克拉姆先生（南非）：两个星期前，南非代表团向你提出确定一位人选承担核裁军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任务的提议和要求。我们没有听到你在这方面的磋商报告，我们愿听到这方面的报告。

主席：感谢南非代表。在裁谈会 1 月 28 日全体会议上，裁谈会要求我作为主席，争取确定特别协调员协助完成非正式磋商以求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想报告的是，正如我说的那样，我已设法这样做。为了促进完成此项任务，我通过出席主席磋商的各协调员，向成员国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是否已有特别协调员的人选？主席能否主动任命协调员，或者他是否需要裁谈会批准，即协商一致？协调员的任期为多长时间？

这些问题的答案明确表明，除要求“争取确定”之外，裁谈会成员国对于如何实施第 5(d) 段没有取得共同谅解。在这方面，我似乎觉得，无论 CD/1036 的起草人的意图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已形成了一种惯例，即只有裁谈会批准之后，不仅批准某个人选，而且还批准其职权范围和任期之后才任命特别协调员，主席磋商显示，一些成员国坚决反对改变这种惯例。

毫无疑问，我能够确定担任特别协调员的任何人数的候选人。事实上，21 国集团协调员表示，其成员国中许多人可承担这一责任。但是，一旦确定后，很明显就如何或

甚至是否可以任命该人选没有达成协议。因此，我不会让任何个人陷入尴尬境地，被确定后只成为裁谈会似乎特别擅长争吵和嘲笑的对象。例如，我以主席的身份亲自确定，只是为了反对我以我的国家的身份任命。我不想这样做。还有，显而易见，对于裁谈会的一些代表团来说，在议程项目 1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的方法是，在本届会议最终就工作计划达成任何协定之前且在不损害该协议的情况下，重设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特设委员会，并继续保持去年确定的三驾马车式程序。其他代表团当然希望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或工作组。我将这些提案转交给我的继任者，希望他在确定工作赖以继续下去的协商一致基础方面比我做得好。

南非发言。

马克拉姆先生(南非)：我们认为，是否必须通过协商一致任命一位协调员的问题已超出你的职权范围。上星期，我国代表团要求你根据 CD/1036 号决定第 5(d) 段就确定特别协调员举行所有成员均可参加的非正式磋商。当时，裁谈会任何代表团没有对举行此类磋商表示反对。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没有举行这种磋商，因此各代表团不能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对此问题发表其意见。

今天上午的讨论表明，对于裁谈会如何实施其议事规则，特别是 CD/1036 号文件第 5(d) 段，存在着根本性意见分歧。为了一劳永逸地澄清这一问题，我国代表团要求，请联合国法律顾问对依据 CD/1036 号第 5(d) 段任命特别协调员是否真的需要协商一致提出意见。我国代表团将遵守法律顾问的最后意见。

主席先生，根据你提交的我国提出的关于确定一位特别协调员的提案的报告，我国代表团请你，现在向裁谈会提出以下问题：裁谈会能否同意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可以晚些时候确定——以就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或确定其职权范围进行磋商？

主席：谢谢。我注意到你提出的法律意见的要求。在所有成员均可参加的磋商方面，我充分考虑了你的要求，在与集团协调员举行几次磋商后，我得出结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因此所有成员均可参加的磋商或任何其他程序性做法都不可能产生任何不同结果。因此，我得出结论：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将这个问题移交给裁谈会继任主席，希望立场可以向这一问题可能取得进展的方面发展。

我请南非发言。

马克拉姆先生(南非)：我的要求是请你现在将这一问题向会议提出。我可以请求将这一问题向会议提出吗？

主席：是否有人反对将这一问题向会议提出？我请澳大利亚发言。

坎贝尔先生(澳大利亚)：我想我们陷入相当可笑的地步，现在要将有争论的问题拖入按第一委员会的方式表决的局面。我记得，去年届会快结束时，审议类似的做法，有一些代表团——令我记忆最深的是我们的摩洛哥同事，他说“这不是裁谈会的惯例”。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前进而寻求协商一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所有代表团都很重要。澳大利亚支持在裁谈会上设立讨论核裁军问题的机制，但条件是这种机制将在裁谈会上取得协商一致。令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推动这些问题，将引出一系列其他问题，正如你在非常贴切的发言中指出的那样，这将使我们本论坛的可信性受到极大怀疑。

梅尼尔先生(比利时)(译自法文)：我作为西方集团协调员发言。我认为，本论坛的传统是，在集团会议之后举行的主席磋商中提出这类问题。在我们集团有机会开会并可能采取新立场之前，我不想在本会议厅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此类新立场。因此，我请求你，先生，注意这种情况：在我们的集团中，就此问题没有达成协商一致。

本杰隆-图伊米先生(摩洛哥)：我认为，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我没有时间出示我的姓名牌，但我认为，我国代表团没有改变主意。我仍坚持这一原则。无论是这个问题还是其他任何问题，我都向你确认，我的立场与我去年表示的一样，这不必奇怪，除非我们在磋商中决定我们将这类问题提交裁谈会。所以我感谢我的好友坎贝尔大使重申我本人的立场。但是我们的立场仍然不变。

西多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译自俄文)：作为东欧集团主席，我支持西方集团主席梅尼尔大使的发言。

德伊萨卡先生(墨西哥)(译自西班牙文)：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交流，就我国代表团

而言，甚至有些可笑。我听到有的代表团援引根本不存在的传统，去年其中一个代表团——我记得很清楚——面对相似问题时，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发言，因为我记得清楚，我可用英语重复一遍“现时是站起来并点数的时候了”。大家可注意到，一些代表团如何因提出问题所在的方面的不同而改变意见。我同意，我们在这里是谈判，我们必须以协商一致方式继续前进。我还冒昧说一句，有关南非代表提出的问题，因为他绝对有权这样做，我国代表团不反对任命一位特别报告员，以就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和确定其可行的职权范围寻求协商一致。

主席：从发言中看，我清楚今天还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我推测进一步磋商将决定下周局面是否有所不同。如果任何代表团没有进一步的意见，今天就结束我们的工作。本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2月18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1时零5分散会。